



BARRACUDA FOR EVER

爷爷一定要离婚



[法]

帕斯卡·鲁特
著

黄可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爷爷一定要离婚 / (法) 帕斯卡·鲁特著; 黄可译

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6

ISBN 978-7-5057-4394-6

I. ①爷… II. ①帕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081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8-4778

Barracuda for Ever by Pascal Ruter

Copyright © 2017, Editions Jean-Claude Lattès / Didier Jeunesse

Copyright © 2017 by Pascal Rut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Jean-Claude Lattès / Didier Jeunesse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爷爷一定要离婚 |
| 作者 | [法] 帕斯卡·鲁特 |
| 译者 | 黄 可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|
| 规格 | 880×1230毫米 32开
7.75印张 160千字 |
| 版次 | 2018年7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4394-6 |
| 定价 | 45.80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|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八十五岁那年，我的祖父拿破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开始，于是就领着我的祖母约瑟芬娜去了法庭。她从不晓得拒绝他，就任由他去了。

他们在秋天刚到来时离婚了。

“我想改变自己的人生。”他对审理的法官说道。

“这是你的权利。”法官回答道。

父母亲和我陪着他们去了法院。我父亲希望拿破仑能在最后一刻有所退缩，但我知道他搞错了：我的祖父从来不改变主意。

我的祖母约瑟芬娜泣不成声。我挽着她的胳膊，递给她一张张纸巾，但过不了几秒钟，它们就被泪水浸透了。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雷鸥纳。”她对我说，“这个拿破仑，简直毫不讲理！”

她擤着鼻涕，发出叹息声，嘴角挤出一个温柔又宽容的微笑。

“算了，”她接着说，“他拿定主意了，这个骡驴。”

祖父对得起他的名字。从法院出来的路上，他把手插在自己全新的白色长裤口袋里，露出皇帝一般的骄傲神色，好像刚刚征服了一个王国。他走在大马路上，对行人投去满意而高高在上的眼神。

我对此着迷不已。我总是告诉自己，生活自有其秘密，但我的祖父知晓一切。

那是秋天刚刚到来的时候，空气清凉又潮湿。约瑟芬娜打了个寒战，把大衣的领子立了起来。

拿破仑宣布：“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！”

爸爸和妈妈不同意，更不用说约瑟芬娜了，于是我们径直去了地铁站。

“你不想来个香草冰激凌吗？”拿破仑在路边一辆餐车前问我。

他把钱递给了年轻的小贩。

“两个冰激凌，一个是我的，另一个给我的小家伙。鲜奶油？是的。嗯……小家伙，要加鲜奶油吗？”

他朝我眨了眨眼。我点头答应了。妈妈耸了耸肩，爸爸眼神空洞地望着前面。

“我的小家伙当然喜欢鲜奶油！”

小家伙……他总是这么叫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总爱想象以前他经常去的那些保龄球馆和拳击场，每个人都被他喊作小家伙。

这和雷鸥纳没有什么关联。我叫雷鸥纳·幸福，今年十岁，这个世界对我而言仍然难以捉摸、神秘莫测，甚至有点和我作对，我时常觉得自己的身影从未在擦身而过的那些人眼睛里留下痕迹。而

拿破仑总是安慰我，一个拳击手并不需要非常魁梧，大多数冠军是靠技巧和天赋取胜的。但我不是拳击手，我是个隐形人。

我出生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，当时房间里的灯泡烧坏了，因此我是在黑暗中发出了第一声啼哭。小幸福就这样诞生在浓浓的黑暗之中，十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将它们驱散殆尽。

拿破仑问我：“好吃吗，小家伙？”

“太好吃啦！”我回答他，“谢谢你。”

祖母似乎冷静了一些。我碰上她无神的目光，她朝我笑了。

“好好享受。”她小声对我说。

拿破仑问那个给他找零的小贩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三，先生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想知道而已。不用找了，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！”

“所有人都听见了。”祖母嘀咕道。

回家的地铁上，我们坐在下班的人群中，都默不作声。祖母看上去泰然自若，正在给自己补妆，我缩成一团靠在她身边，好像我感觉到很快就要和她分开了一样。她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，看着外面连绵的风景。她用一种让人敬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伤。有那么几下，她朝着那个曾经陪伴她生活的人投去目光，眼里的色彩就像飘扬在天空中的枯叶。我心想，当她唇边出现转瞬即逝的笑容时，脑海里在想些什么呢？

我告诉自己，她会理解一切的。

祖父的胡须被香草冰激凌染白了。他把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，轻轻地吹着口哨。

“我们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天！”他十分愉快。

“这是我想说的。”我的祖母低声说道。

一周之后，我们全家人陪着约瑟芬娜去里昂车站，拿破仑也来了。

她已经决定回法国南部自己出生的地方，那儿离埃克斯马赛很近，她的外甥女给她准备了一小套空房子。“总得看见事物好的一面。”这是她说的。她会和旧时的朋友重新联系，也会重新走在儿时踏过的小道上。更重要的是，那里有明媚的阳光。

“我那儿会比你们这儿热！”

像是为了证明她说得没错，淡淡的悲伤化作点点雨滴落在车站的玻璃屋顶上。

我们在站台上等待火车，行李堆得像一座小山。祖父大跨步走来走去，仿佛担心火车永远不会来了。

“小雷鸥纳，你会来看我吗？”祖母问我。

母亲替我回答了：“当然，我们会经常去的。再说也不远。”

“你也一样，”父亲接话道，“要经常回来看看我们。”

“如果拿破仑叫我，我会回来的。记得把这话告诉他。我比谁

都了解他，这个骡驴，我很清楚……”

她似乎思忖了几秒钟，接着说：“哎，算了，别跟他说了。等他足够成熟了，自己会来求我的，成熟到像一个烂掉的老苹果……”

祖父踱着小步走过来，打断了她：“车来了！做好准备！千万别误车！”

“你好歹潇洒一点，说几句让人愉快的话。”父亲说。

拿破仑拎起最大的那个箱子，转头对约瑟芬娜轻声说道：“我给你买了张头等座。”

“真是个温馨的提醒。”

约瑟芬娜坐在她的座位上，拿破仑和我父亲把她的行李箱固定在周围。我听见祖父和一个女乘客小声说道：“麻烦您多照看她。她不是看起来这样的，她很脆弱的。”

“你和那位太太说了什么？”祖母问他。

“没什么，我说火车啊，总是爱误点。”

我们回到站台上。广播里说前往埃克斯马赛的火车就要离开站台了。玻璃窗后面，约瑟芬娜朝我们露出笑容，仿佛她要出发去度假一样。

火车慢慢开走了，我们挥了挥手。最后一节车厢的红色车灯消失在薄雾中。

结束了。广播里在通知下一班火车的信息。其他的旅客占领了站台。

“我们去喝一杯！”拿破仑说，“我请客！”

在挤满旅客的咖啡厅里，拿破仑找到了一个长沙发，我们挤在一起。

他提出了无数个计划。

“首先是翻修房子。贴墙纸，重新上漆，到处都修一修。来点年轻的感觉。”

“我会找个工人来。”父亲说道。

“不需要工人。我要全部自己来。我的小家伙会帮我的。”

他停顿了片刻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这不合适，”母亲说，“你应该听你儿子的。”

父亲同意地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：“听我的没错，爸，再考虑一下。找个工人会简单很多！他能干最重的活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”祖父提高声调，“然后我就满足于做点小零工是吧，像只麻雀一样！不可能！我要全部自己来。你记住，我没有对你们提任何要求。如果你们要来让我丢脸，那最好待在你们自己家里。我一个人应付得来。要么一个人干，要么还有我的小家伙。我还要搭一个健身房。”

“健身房？”父亲喊出声来，“为什么不用哑铃？”

“别搞笑了，哑铃。声明一下，我绝对不用它。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，和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随后清了清喉咙开口道：“坦率地说，爸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……”

“不用麻烦了。”拿破仑打断他的话，用吸管喝着可乐，“我非常清楚你在想什么。”

他们不同意，尤其是我父亲。没有人会在八十五岁，马上就要八十六岁的时候离婚。这个年纪，也没有人会想弄一个健身房，而且所有人都会答应让别人来帮忙装修房屋。再说了，也没人会在这个年纪翻新屋内装潢。当然也不会去搞屋外的装修。大家等待着，等待尾声到来。

“但实际上，”拿破仑又接着说，“你在想什么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不需要你的批准，你明白吗？”

父亲的脸涨得通红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愤慨的脸庞皱了起来，但母亲不动声色地碰了碰他的胳膊，减轻了他的怒火。

“我以为我能做到的。”他最后低声抱怨了一句。

拿破仑朝我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Laŭ vi, ĉu mi estis sufiĉe klara, Bubo?”

他说的是世界语，“你相信我是相当清楚的，对吧，小家伙？”祖父能十分流利地讲这门语言，还教了我一些入门知识。

我点头表示同意。

世界语是我和祖父之间的私密语言，当我们有什么秘密要分享的时候就讲世界语。我喜欢这些从遥远地方来的奇怪又亲切的发音，这是一种让你觉得整个字母都在你嘴巴里的语言。他在第一次人生的时候学了这门语言，为的是在拳击场上叱咤风云时方便和外国拳击手说话，也为了解决运动员之间的纷争，还能欺骗教练、经理人、记者等所有人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他说你很体贴，这么为他着想。”

我们离开车站。一大排长龙似的出租车正等待着乘客。

“嘿！”祖父朝着一个司机喊了一声，“你有空吗？”

“有空啊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拿破仑说，“我也有空！”

他放声大笑。

拿破仑已经有过两次人生，而且他就像猫一样，一定还有很多备用的人生。第一次人生的时候，他在全世界的拳击场游走，还登上了很多报纸的头条。他体验过拳击锦标赛赛场上昏暗的荣光，闪光灯咔咔作响，那是胜利所带来的短暂喜悦；也体验过失败之后在更衣室里无尽的孤独。

他后来成了出租车司机。“的哥”，他总是喜欢带着口音说这两个字。他从来不把车顶上的出租车灯拿下来。冬天的时候，每次他来学校接我，就会让它亮着，“T”“A”“I”三个字母在夜里闪着光芒，而“X”则拒绝亮起来。他打开标致404的车门，用正式的语气问我：“先生，您想去哪儿？”

但是，约瑟芬娜离开之后的第二个礼拜的星期五，他只对我简单地说了句“我带你去个地方”。

“去保龄球馆？”

“不是保龄球馆，过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拿破仑只跟我说他已经慎重考虑过了，应该要有一个重要的事

件作为第三次人生开始的标志。

“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！”他说着话，遇到右边先行也没有停下来。

“好的。但是爷爷你开到马路左边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他说，“英国都靠左边开车！”

“但我们不在英国！”

“他们为什么从刚才就一直按喇叭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爷爷，你是哪一年拿到驾驶证的？”

“首先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然后你说什么证？”

太阳快要下山了。

每到一个十字路口，他都条件反射地把手伸过来挡在我面前，以免紧急刹车的时候我撞上挡风玻璃，就好像他的车子根本没有安全带一样。我们开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离开马路驶进了一条小路。

“就在那边，我们到了。”

我读出入口处的三个字母：“SPA。”

“很好，你认识三个字母，这就足够了，你已经可以应付它了。快点，我们快进去。”

“你要领养一只狗狗？”快步走在家犬中心的水泥小道上时，我问他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，你要搞清楚，我是要来找一位秘书。你老是问这些问题！”

笼子里传出各种狗吠声，有的低沉，有的尖厉。这里有全世界

各种各样的狗狗，有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毛发种类：长的、短的、厚的、细的、直的，还有卷的。大部分狗狗看起来垂头丧气，蜷缩在笼子最深处，当有人从笼子前面经过的时候就摇摇尾巴。

有些狗狗得了皮肤病，用爪子拼命地挠着，有些狗狗的眼睛像在流泪，还有那么几条正在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。

西班牙猎犬身形矫健，博斯犬很结实，杰克罗素脾气十分暴躁，这一边还有看起来很可靠的拉布拉多，优雅的苏格兰牧羊犬，以及纤细高贵的猎兔犬。我们左右为难，这真是个大问题。

“不容易选啊！”拿破仑说，“我们可没办法都带走！还不能用抽签的方式……”

祖父正在犹豫，接待我们的太太说：“这取决于你打算让这只狗狗做什么。”

“没错，可我们不知道。”拿破仑答道，“好一个问题！我们想要一只像狗的狗，这就够了。”

他指了一个笼子，铁网上什么标志都没有：“那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那个笼子？”这位工作人员说道，“我想应该是一只刚毛猎狐。”

那只狗狗把头抬了起来，无神的眼睛望向我们，几秒钟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把头埋进爪子里了。

“你确定？”拿破仑问道。

“不是很确定。更像一只塞特猎犬，可能是……请稍等，我确认一下。”

这位太太在文件堆里乱翻一通，把它们掉得到处都是。

“顺序乱了。”

“算了，我们不关心它是什么品种的，是吧，小家伙？”

“没错，我们不在乎。”

“它几岁了？”

太太露出确信且专业的表情：“嗯……差不多一岁。不对，两岁。两岁没错。”

她的脸上露出一个局促的笑容。

“实话说，可能要小一些，或者要大一些。”

她再一次到处翻找文件，结果它们从她手里掉下来，掉进了狗舍里。

“算了！”拿破仑说，“我们也不在乎它的年龄。这种品种的狗狗，大概可以活多久呢？”

“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狗狗，”太太答道，“可以活到将近二十岁！你好像有点担心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这当然是个问题！”拿破仑大声说。

“啊，我明白，我能理解……”

“没错，”拿破仑说道，“这就是养动物的问题，它总是离开得比我们早，真是痛苦。”

“难以置信，”拿破仑说，“你瞧瞧，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两个人，离开的时候却是三个！”

我们相视而笑。

我们想和它说话，和狗狗说话，但一直没敢开口，因为感觉有点奇怪。

拿破仑从口袋里拿出一条像蛇一样盘在一起的全新狗绳，标签都还贴在上面。

“你都准备好了，爷……拿破仑！”

“全都准备好了，还有这个！”

标致404的后备厢塞满了狗粮。拿破仑拉开后车门，正式地说道：“新生活开始了。先生，您想去哪儿？”

狗狗跳到后座上，到处闻起来，用它自己的方式探索着，随后就舒服地待在后座上了。

车里的计程器坏掉了，显示着“0000”，我确实觉得它预示着某些事情的开始。

“说真的，”拿破仑坐进驾驶室的时候开口道，“我们不需要什么特别品种的狗狗，只要是一只狗，一只像狗的狗就够了！”

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取什么名字。什么梅多、雷克斯、蓝丁丁、巴鲁，没一个满意的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扭过头。狗狗抬起温柔的眼睛望着我们，那里面充满了疑惑，它的眼睑像是化过妆。

“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，”祖父说道，“它应该是全新的！给那些旧玩意儿通通画上句号！”

“句号！”我喊出来，“这是个好名字！”